

论《理想国》里的“幸福岛”意涵

靳宝书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6日

摘要

“幸福岛”的隐喻并没有受到当代柏拉图研究专家的重视，而更多被当作一种反讽、苏格拉底式的幽默加以忽视。然而对于如此重视青年人教育的柏拉图来说，无论是理想的城邦还是现实的雅典，“幸福岛”的存续其实都是必要的，“幸福岛”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末尾出现，在柏拉图谈到“幸福岛”的上下文中，同时提到的是第七卷卷首同样出现过的洞喻。这一首一尾的比喻需要联系起来阐释，从而能够得到一种理解“幸福岛”的方式。从空间上，“幸福岛”是哲人团体得以真正对话的地方，对哲人来说这是最可欲的内在与外在相统一的幸福。从时间上，幸福岛是一个代代相续的教化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哲人实现了间接的“统治”。从功能上，幸福岛使得哲人持续着对所有人的教育的可能。这样，哲人与城邦的紧张关系通过教育得以平衡。

关键词

幸福岛，对话，教育，哲人

The Meaning of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in *The Republic*

Baoshu Jin

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14,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6, 2026

Abstract

The metaphor of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has not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contemporary Plato scholars; instead, it is often dismissed as a form of irony or Socratic humor. Yet, for a thinker who placed such high value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whether in the ideal city-state or in the actual Athens—the existence of thes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was, in fact, essential. They appear at the end of Book VII of *The Republic*, in a context that also references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a

metaphor introduc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ame book. Interpreting these metaphors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book in conjunction with one another offers a way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 Spatially, the “Islands” represent a setting where a community of philosophers can engage in genuine dialogue, embodying the most desirable form of happiness for the philosopher—a state where the inner self and the external world are in harmony. Temporally, the “Islands” signify an accumulation of educational effort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philosophers achieve a form of indirect “rule.” Functionally, the “Islands” make it possible for philosophers to sustain the education of the broader populace. Thu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city-state is balanced through education.

Keywords

Islands of the Blessed, Dialogue, Education, Philosopher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幸福岛论证的必要性说明

幸福岛(Blessed Isles)一词的背景在希腊语称为“Elysium”，其古希腊语形式为 Ἠλύσιον πεδῖον (Ēlýsion pedíon)，意为“极乐世界”或“至乐之地”。希腊神话中，这是英雄和善人死后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幸福与安宁的乐园。幸福岛是一个末世的天堂，位于地球最外缘的奥凯诺斯山脉最西边的溪流中。而在荷马、赫西俄德，品达的作品中，幸福岛是那些无法进入神殿，但却是附属于神的英雄或者正义者的所回归的地方，这里有适宜的生活环境，简单而美好[1]。这个包含着神话性要素的名称同样出现在了柏拉图的作品中，当柏拉图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显然，如果宣称幸福岛的意涵等同于过去传统所传承下的意味，这会忽略掉柏拉图使用这个词的全部用意，无论是反讽的，还是训诫的，或者具有深刻哲学推导性的，尤其是其在《理想国》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在其中，柏拉图对于过去的神话传承者和改造者——荷马为首的诗人进行了严肃的指责。无论如何，传统的意义无法完全解释柏拉图对该词的使用。而在现代，自称是颠倒了柏拉图主义者的尼采，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也有一个幸福岛，而查拉图斯特拉的“幸福岛”不是一个实存的地理，而更像一个当下性的内在体验，这是一种孤独的沉思幸福，又是一种创造新价值观的积极活动[2]。查拉图斯特拉的幸福岛至少刺激我们再次思考柏拉图所指的幸福岛到底如何理解，能否为我们理解城邦与哲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找到一些线索[3]。

对哲学神话只作字面解释，便难以理解柏拉图为何在论证中反复使用神话。亚里士多德对《斐洞》冥界地理的质疑，经安纳斯讨论，显示了这种阅读的限度[4] [5]。伽达默尔强调文本理解需要整体把握，这也适用于《理想国》的诸种意象[6]。既有研究常将神话与比喻分列：费拉里、罗森和加斯里的《理想国》研究亦少谈第七卷末的幸福岛[3] [7]-[9]。即使它带有反讽意味，反讽仍值得阐释[10]。本文从空间、时间和功能三个方面理解幸福岛：它为哲人提供对话空间，使教育代际延续，并使哲人通过教育间接影响城邦。这一解释也关乎现实中的哲学实践。

初看起来，《理想国》第七卷最后所出现的幸福岛的神话显得唐突并且自相矛盾。在阐述了一个天性热爱智慧的人是怎么需要经过算数学几何学天文学最后再真正学习“参与对话”的技艺而知道对辩证法有分寸的使用后，就可以下到洞穴完成15年的城邦责任。如果其表现得坚韧，那么：“他们此后就必

须被引向终点，并且必须迫使他们通过抬起灵魂的眼去凝望那给予所有一切以光亮的东西，而一旦他们看见了善本身，也必须迫使他们通过将那种东西用作一种范型，每个人轮流在其余生中既安顿城邦和个人，也安顿他们自己；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把时间消磨在热爱智慧上，另一方面，每当轮值来了，他们每个人就必须为了各种各样的城邦事务而遭受辛苦，并且为了城邦的缘故而进行统治，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将之作为某种美差，而是将之作为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且他们总是以这种方式来教育其他那些像他们这样的人，当他们将之作为城邦的卫士而留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位置上之后，他们就将通过动身前往那些幸福岛而居住在那里。而城邦将以公共开支为他们设立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以及进行祭奠，如果连皮提亚女祭司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那就将之奉为精灵，如果没有，则将之奉为一些幸福和像神一样的人。” [11]

第七卷开篇，哲人走出洞穴认识更真实的事物，又须返回洞穴；末尾，经过学习和十五年城邦事务的历练，哲人被允许前往幸福岛[11]。两处意象既相关又有区别。若幸福岛只是远离城邦的退休地，它与传统神话中的死后乐园便无实质区别，也难以解释城邦为何以公共开支纪念哲人。幸福岛仍与城邦相连，却不同于直接政治统治。洞穴说明哲人必须承担公共责任，幸福岛则提示他们在履责之后仍须持续哲学活动。本文据此从教育的目的、方式和延续来解释幸福岛；哲人借教育影响城邦，也呼应罗森关于间接统治的讨论[8]。

2. 幸福岛与教育

本文预备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哲人为什么必须离开洞穴之后再回到洞穴；第二，回到洞穴是否意味着哲人暂时放弃哲学生活；第三，幸福岛是否是政治服务之后的外在奖赏。在此，不妨先把结论给出，本文的回答是：下洞穴是哲人向城邦履行责任，幸福岛是哲人生活在城邦秩序中的持续形式，二者共同构成哲人教育和政治生活的完整结构。

2.1. 教育之必要性

教育是否可能？是什么让诞生于纷繁意见之中的个体得以主动地进行灵魂转向，这是否是一种必然，就像第十卷中所论述的厄尔神话中，人们在生前选择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有这样那样的兴趣与道路。或者说，教育是可能的，通过教育，教人如何灵魂转向。事实上，纵观柏拉图全文，除去第一卷未有提及教育，而更多是对正义本身是什么的探讨。其他卷均有或多或少地提及[11]。在城邦中，无足轻重的事情有很多，教育是城邦唯一需要盯住的大事(423e1)。大众不仅不该责怪哲人初看起来“无用”的样子，甚至应该像病人寻求医生一样去找寻哲人(489c1)。

再回看第七卷从开头到结尾，柏拉图处处着墨于教育。不同于太阳喻和线喻关注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第七卷开篇的洞喻聚焦于教育的主题——真正的教育不是知识的线性积累，而是灵魂转向[11]。就像罗斯所言，柏拉图通过洞喻向我们展现了灵魂与教育以及教育缺失之间的关系[8]。之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言：他要强迫那些天性最好，热爱智慧的人去不断地学最高的学问，并且不断走上升的路(519d1)，之后更要说服(这样一种说服包含着教育)他们必须从事城邦的统治工作，虽然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比统治更高的生活方式——哲学生活。而后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开始关注于何种学科的知识对这群爱智慧的人最为必要。从战争术的学习仍然以算数学为基础，再到几何学立体几何以及天文学再到一种和声，最后才开始学对话的技艺，从整个内容走向来说均是关于教育，那么幸福岛就可作为一种“教育共同体”或者说是一种“爱智者共同体”来作诠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幸福岛倘若真的是某种哲人颐养天年之地，故而是对哲人的一种幸福的奖励。那么，这仍会与其他卷所讨论的关于正义者所要的幸福相违背。比如第二卷所论述的，正义者绝不是因为能得到什么外在的奖励而实行正义，而是因为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奖励。

还如第九卷所讨论的真正的哲人生活是处于财富和身体的不多不少的状态，爱道理的人与爱荣誉的人以及爱财物的人是完全不同的[11]。故而，虽然对于爱道理者来说，他们仍然需要或者仍然能够享受后两者所带来的适度快乐。但是这并不足以充当最后的，甚至是最高的奖励这样的地位，对于爱道理的人(哲人)来说，这显得多余，因而也并不是他们可欲的[10]。事实上，对于哲人来说，与年轻人的教育，并与其他哲人的对话来持续不断地给出说理和接受说理才是内外统一的幸福，因而幸福岛绝不是某种奖励，也不能是颐养天年之地，因为哲人耻于做那种想尽办法延年益寿的人[11]。也不是与城邦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是城邦的一部分，在这里走到最后的爱智慧者实行着隐秘的“统治”，也是最重要的间接的统治——类似于学园一般的学术团体。这样的学术团体存在有其必要性，并且也关乎到作为教育团体存续的方式，而这样的必要性论证其实在第一卷与特拉徐马库斯的论证中已经显明出来了。

2.2. 洞穴与幸福岛

因此，“下洞穴”首先具有一种债务和回报关系。哲人接受城邦的教育，就不能把善的知识占为个人财产。哲学认识必须被转化为政治判断、对制度的安排和对下一代的教育。这里的“服务”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政劳动，也不是哲人暂时牺牲幸福来服从城邦，而是哲学认识获得公共意义的必要环节。一个拒绝返回洞穴的哲人，虽然可能拥有较高的沉思生活，却无法证明自己认识能够指导共同生活。换言之，返回洞穴是对哲学认识的实践检验但“下洞穴”也不是哲人的永久归宿。柏拉图并没有把政治统治写成哲人唯一的生活目标。哲人轮流承担统治职责，在大多数时间里仍然从事哲学活动；政治服务具有轮值性、阶段性和义务性，而哲学活动则是其真正的生活内容。苏格拉底特别强调，哲人统治并不是一种值得争夺的美差，而是不得不承担的责任。这说明，哲人政治与哲人幸福之间存在张力：哲人必须返回城邦，却不能被城邦完全吸收。正是在这里，“幸福岛”的意义才显现出来。幸福岛不是下洞穴的对立面，也不是哲人离开政治以后享受的退休地。它更像是政治服务和哲人生活之间的中介性象征。一方面，哲人必须进入洞穴，承担统治、教育和秩序维护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保留一个能够继续从事哲学、相互对话和培养后继者的空间。幸福岛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履行公共义务而不放弃哲人生活”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理想国》在谈到幸福岛时，同时提到城邦的公共纪念和祭奠。假如幸福岛只是城邦之外的私人乐园，城邦就没有必要以公共开支纪念哲人。城邦对哲人的纪念表明，哲人的哲人生活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却仍然属于城邦的公共秩序和政治记忆。幸福岛因此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城外”，而是城邦内部一种不同于直接统治的生活形式：哲人通过对话、教育和传承，对城邦产生长期而间接的影响。

从时间结构上看，“下洞穴”面对的是当下的城邦责任，“幸福岛”面对的是哲学事业的延续。哲人进入政治生活，可以解决某一代人的秩序问题；但如果哲学教育随着这一代哲人的死亡而中断，那么善的知识仍然无法持续。因此，幸福岛所指向的不是个人死后的奖赏，而是哲学共同体在代际时间中的延续。哲人那里继续教育“像他们一样的人”，使哲学不必每一代都从零开始哲人的道路不是“出洞穴－离开城邦－进入幸福岛”，而是“出洞穴－返回洞穴－在承担公共责任的同时维持哲学共同体－以幸福岛象征这种持续的哲人生活”。洞穴说明哲人为什么必须服务城邦，幸福岛说明哲人为什么不能被城邦的直接事务耗尽。前者解决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责任问题，后者解决哲学教育如何持续的问题。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幸福岛才不再是第七卷结尾突兀出现的神话性奖励，而成为对洞穴寓言的补充：真正的哲人既不能永远停留在洞穴之中，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洞穴之外。

3. 幸福岛与哲人对话团体

本文将“幸福岛”视为《理想国》中的神话性隐喻，将“教育共同体”作为由此提炼的分析概念，

并以柏拉图学园作历史参照。文本并未直接提出这一制度，也不能将幸福岛等同于学园。下文讨论哲人为何需要共同探求真理、对话如何维系教育，以及这一解释的限度。

3.1. 哲人团体的必要性

在第一卷探讨正义问题时，苏格拉底分别与四个人进行了对话，而最为激烈的与特拉绪马库斯的对话放在了最后一个，这不仅因为特拉绪马库斯的对话可以承接下一卷的柏拉图的两个兄弟的对话，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考虑到特拉绪马库斯的性情是一个僭主式的个人，而僭主与哲人相似性其实是比其他性情的人更为接近(如上所示)，那么可以推想的是恰恰哲人与智术师在某种角度上是极为类似的，比如他们擅长关于说服的技艺(第五卷苏格拉底说不要挑拨我和特拉绪马库斯的关系)[12]。他们也都试图充当着教育者的角色，因而特拉绪马库斯与苏格拉底得以共同承认一个前提：“那么，你认为，最优秀的人啊，任何一位精通音乐的人，当他在调谐一把七弦琴时，他会想要在〈七根〉琴弦的绷紧和放松方面胜过另外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或者会认为理应对之占上风吗？我肯定不这么认为……那么，关于每一门知识以及每一种欠缺知识，请你看看，是否你认为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会想要选择比另一个有知识的人〈所能够做或者所说的〉做得或者说得更多，并且不〈选择〉如那与他自己相似的人一样就同样的行为〈做〉一些同样的事情。当然有可能，他回应道，这必然就是如此。”(349e10-350a10)

而这，正是气势汹汹的特拉绪马库斯得以败落的开始：真正的正义的人，不想赢过所有人，而只想赢过那些不同的人，而最不义的人却总想赢过所有人既包括与他相同的人，也有与他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对于掌握一门技艺的人来说，他自然要比那些不会技艺这门技艺的人更强，但却不能说所有那些会这门技艺的人都不如他因而无法评判他，也不需要这些人的评判[12]。就像人们并不会需要一个小孩子夸自己说：“你的演讲很精彩”，而是懂这门技艺的人的评价，尽管他很可能的确是一流的，因为如果他的确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也超越那些在技艺上和自己相同的人，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孤芳自赏，换句话说他也就将自己隔离于这个技艺共同体\技艺圈之外(351c7 353a8)。孤独的个体看到的真理无法被传承，而学术共同体的意义因而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这同样也当然也包含一种被承认的需要，但与其说这是如黑格尔或者后来的霍耐特所解读的为承认而斗争的产物，不如说，这是因为哲学是哲人共同的事业，热爱智慧者不断地看真理的历史过程[13]。因而看真理所需要的技艺是一种对话，看真理无法真正一个人的进行，否则，看真理的活动将会永远从零开始。而是因为哲学，持续地看真理需要一种代代传承的持久性。这不仅一个人需要持续地看真理，也需要人类文明总体要让看真理的活动得以持续。因而，最好的政体并不是哲人得以统治就万事大吉，之后的人仿佛只需沿袭着这个伟大哲人的传统便可事无忧，事实上，最好的政体的好也在于它以最大程度尊重了热爱智慧的人，并促使他们维持住他们看真理的共同事业，而其他政体从贵族制到僭主制越来越有一种使得哲学事业突然中断并进而消失的危险，因而苏格拉底不写作，而柏拉图必须要写作，通过书写来进行真理的技艺与传承。一方面，就像苏柏亚的师承关系所体现的一样，哲学需要传承，需要把自己看到的善以某种方式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甚至永恒性的东西。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的确可以启发个别人，使他们获得也得以凭借理性得以看见真理，但柏拉图的宏愿更大，他需要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不仅是苏格拉底以及前哲的思索，并看出前哲都是在理性探求善之本体的同路人，他用他的有意识书写保存了下来，并且借助雅典学园与城邦生活可以暂时性隔绝这样的“幸福岛”来传承这一事业。对于哲学而言，哲学不是一个人看太阳的事情，也不是一群爱智慧者个体看太阳的事情，而是需要彼此间的对话以及传承，这也就是柏拉图需要走向幸福岛的事情，幸福岛不需要真实存在，仿佛需要脱离物理意义上城邦之外的某个角落里开辟一片土地。这个隐喻，实则就是指类似于雅典学园一样的存在，对于一个爱智慧者，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幸福岛”来得更重要更迫切了，这样的幸福岛使得一群爱智者可以互相对话。

3.2. 对话与辩证法

上一部分论证了对话的哲人团体的必要性,也即无论是正义的人或者哲人都需要是复数形式(否则是自说自话)。的确,幸福岛与洞穴最大的不同在于使得哲人能聚在一起,那么为何必须要聚在一起对话,这一部分试图论证这样的“对话”有何哲学意涵。

再回到柏拉图洞穴隐喻,如果说,在洞穴里人们只是被强迫于看墙壁上的火光,而这火光是变动不居的纷纷扰扰的意见,要认识到自身的无知是困难的,这是意见的力量。因为意见就是压制提问的东西。只有真正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问题先于知识产生。我们常常说“问题来了”而不说我们提出问题。尽管智术师们可以滔滔不绝说得很多,甚至提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曾开放出什么,而更多是已经有所意见因而有所答案的假问题。在哲学上,一个好问题比一个好答案要有意得太多。经验的否定性让问题得以刺激我们,从而有所经验。问题压向我们,而不是我们提出问题[6]。倘若仅仅只能看到火光照耀下墙面的影子,在这种处境下就并无真正意义的对话,也无法有真正意义的对话。倘若从一开始已然确定彼此的答案,比如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之间倘若不能撇开自身对某问题的已有的一整套成熟的意见,那么二者之间的对话就更像立场之争。“辩证法是具有真正对话的艺术,而要进行对话,首先要求的就是对话者不互相抵牾”[6]。辩证法的能力与有没有说理的能力或者说给出一个理由,如果没有对话,而只是自说自话,或者像普罗泰戈拉这样的智术师与大众面前滔滔不绝地演讲,那么就不需要给出理由或者随时准备好为自己的观点给出理由[5] [11] [14]。一个仅仅与自身城邦的人对话的人也只是复数形式的自说自话。这样看来,展开对话,并意识到需要为不断地对话给出理由,这是需要在意识到对方与自己极为不同却又可以具备充足理性下才可能发生[6]。在另一方面,对话的技艺/辩证法同样需要接受理由的能力,这恰恰智术师们最欠缺的[14]。话及此,需要强调的是,恰恰是在“幸福岛”上的,爱智慧的哲人们才能够有对话施展的可能性。哲人走出洞穴,能够慢慢地瞥见太阳的光芒,可是这太阳光是否只是照给他一个人的,这个孤独的哲人如何知道他看到的真理是真理而不是一场自欺欺人[15]。又或者每个走出洞穴有能力一瞥太阳的人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照耀下不同的万物——这种状况下与那些在洞穴里盯着同一个火光下不同的影像的人本质上没有差别,因为他们都看不到对方看到的东西(即接受理由),也无法让对方看到自己看到的东西(即给出理由)。在洞穴里的人因为他们看到的本身是摇曳多变的东西(即纷纷扰扰的意见),所以他们无法说清自己看到了什么(即给出理由)[8]。在洞穴外的人,看到了不变的真实的事物,但是倘若他们之间没有对话,也必定困在自己的独断与自以为是之中。事实上智术师就是如此,因而他们分别困在相对主义(普罗泰格拉),怀疑主义(高尔吉亚)之中。而哲人需要对话,在幸福岛上得以实现这一对话,因为在30岁学习了5年对话的技艺后,其就需要下到洞穴里完成城邦的义务,而真正的技艺得以施展只能在幸福岛上。幸福岛从空间上代表着一种哲人式学术团体,他们之间通过对话不断地攀登真理,这是对充满智慧的爱欲之人的外在与内在的幸福。在时间上,幸福岛延续并传承了不同时代看太阳之人的观看内容,而不会因为孤独哲人的观看而使得每一次对太阳认识都得从头开始。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荷马. 奥德赛[M]. 王焕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 [2] Groff, P.S. (2021) Zarathustra's Blessed Isles: Before and after Great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52, 135-163. <https://doi.org/10.5325/jnietstud.52.1.0135>
- [3] [美]费拉里. 城邦与灵魂[M]. 刘玮,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4] Annas, J. (1982) Plato's Myths of Judgement. *Phronesis*, 27, 119-143. <https://doi.org/10.1163/156852882x00096>
- [5] [古希腊]柏拉图. 斐洞[M]. 溥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 [6] [德]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7] [美]费拉里, 等, 选编. 柏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M]. 陈高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8] [美]罗森. 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M]. 朱学平, 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9] Guthrie, W.K.C. (1975)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ume 4: Plato, the Man and His Dialogues Earlier Peri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丹麦]克尔凯郭尔. 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M]. 汤晨溪,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1] [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政制) [M]. 溥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 [12] [美]施特劳斯. 城邦与人[M]. 黄俊松,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13]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4] [古希腊]柏拉图. 普罗泰戈拉[M]. 詹文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 [15] [英]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